

New Achievement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大学英语 教学研究新得

主 编：曾凡贵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新得

New Achievement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主 编：曾凡贵

副主编：刘明东 稂建中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联建 刘飞兵 刘 岗 沈金华 肖建安 陈 勇
罗忠明 罗德芬 胡东平 廖 军 贾德江 徐畅明
曾艳钰 熊丽君 潘洞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新得 / 曾贵凡主编; 邓联建等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00-8442-8

I. ①大… II. ①曾… ②邓…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
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3526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杨天天

封面设计: 张苏梅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国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442-8

定 价: 56.90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4420001

前言

从 2002 年开始，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进行了新一轮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系统地设计成了三个部分：教学大纲的修订；教学方式和内容（包括教材、软件、教学方式和模式）的改革；四、六级考试的改革。这些改革对广大的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有较扎实的英语语言功底、较丰富的中西文化素养、较高的课堂教学艺术、较熟练的现代教育技术。此外，还需要他们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以研促教，提高教学效果。

为了适应和顺利推进由教育部主导的这一轮全国性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湖南省大学外语专业委员会组织湖南省的大学英语教师积极投身于这一改革的洪流之中。通过几年扎扎实实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绩既有对英语语言及其文化与翻译的研究，也有对大学英语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研究，还有对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估体系的研究。更为可喜的是，在此次改革之中，众多的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性研究，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实践依据。

毫无疑问，这些成果的集中展示既是对这些年湖南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阅，同时也是希望能将他们进行推广应用，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朝着更为科学有效的理想方向前进。为此，我们从 2008 年底召开的湖南省大学外语专业委员会年会上进行大会宣读和小组交流的论文中挑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映湖南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的论文结集出版，希望能够对广大大学英语教师有所借鉴。

编者

2009 年 9 月

目 录

1	输出策略能力发展研究——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实证分析	童淑华
11	我国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实证研究：现状与思考	周 浩
19	策略训练与英语听力教学	
	——以策略为基础的外语教学对提高学生听力水平的有效性实证研究	颜 红
26	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与学生应用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华立群 杨 竹
35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外语学习风格与交互倾向的相关性研究	刘彩霞 吴丽林
47	非英语专业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学习风格与教学策略之关系研究	王 菲
59	基于社会/情感策略的独立学院英语听力教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张 律
66	大学生英语能力与社会岗位需求匹配度调查报告	左 淳
76	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何辉英
85	亚裔学生与非裔学生在美国 Harding 大学学习障碍比较	刘 波 陈 勇
89	基于网络平台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	李 丹 伍宏传
93	大学生人格因素与英语课外学习模式之关系调查	刘 娟
102	艺术专业学生听力策略训练研究与实践	马 彦
112	论我国非英语专业学术英语写作课堂的构建	殷 猛 熊丽君
121	从论文摘要看二语习得者读者意识的缺失	贺玉勋
127	国内大学生英语作文反馈的有效机制	彭永靖
133	运用错误分析理论探讨大学英语写作错误归因	雷玉兰
140	从维果茨基的语言习得观看大学外语教学	罗 荣
147	英语专业学生同话轮修正分布研究	曾 玲
154	运用学习档案提高学生英语学习自主性和学习成绩的实证研究	肖武云
162	词典使用倾向与英语水平及词汇能力之间的关系	李 智
171	构建基于效度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校内测试	许 进
177	试论大学英语教学内容情感因素的挖掘	谭梅芳
182	大学英语选修课程试点与研究报告	李 瑶
187	对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写作错误分析的启示	陈旭红
196	体验型写作法纲要	侯先斌
204	广告仿拟的认知研究	罗胜杰
212	VO ₁ +O ₂ 结构的认知语用研究	彭月华 刘正光
219	解读 Quirk 看“祈使”	高丽萍
227	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认知分析	曹群英
235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语篇互文性解读	陈 颖
241	基于语料库的 seek 搭配行为研究	钟珊辉
248	国内英语教师话语研究 10 年述评	黄瑛瑛

- 254 从译作的归属和译者主体性谈翻译忠实原则 王 芳
- 260 翻译补偿视角下文化缺省的重构
——兼评《浮生六记》林语堂译本 彭 娟 贾德江
- 265 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法律翻译研究 肖平飞
- 271 文化缺省对副语言和超语言翻译方法的影响 宫 军 唐艳华
- 278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水浒传》的人物译号翻译 郭建红 朱长波
- 284 论言语行为理论关照下的等效翻译观及翻译策略 史传龙 贾德江
- 290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异化与归化 文月娥
- 294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研究口译的过程 欧 忆 贾德江
- 300 从受众角度论影视译制片的翻译 黄 越
- 305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
——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卢淑玲 陈可培
- 311 楚辞神话意象英译研究 王 慧
- 317 对《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剖析 彭卓丽
- 323 解读阿米里·巴拉卡戏剧《荷兰人》中的神话原型 李鸿雁
- 330 不中听信息的传递模式与交际风格的文化透视 董 岩

输出策略能力发展研究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实证分析

湖南理工学院 童淑华

摘要:笔者运用纵深研究法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输出策略能力调查,三次口语测试中输出策略和产出词汇两类指标的结果表明:不同的学习期间,学习者使用的策略频数和类型有所变化,第二次测试中,L2学习者使用的策略频数最多,且与第一次和第三次相比有显著差异;而学习者的产出词汇水平连续性上升,学习者在第三次测试中使用输出策略类型也减少了。综合语言指标和策略指标看来:输出策略的类型和频数服务于语言产出的需要,而第三次测试的低频数间接地体现了受试相对较高的语言水平。

关键词:产出策略;策略频数;显著差异;语言准确性;语言流利性

1. 引言

交际策略包括语言表达中的交际策略和理解中的交际策略,即输出策略和输入策略,语言表达包括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自交际策略概念问世 (Selinker 1972) 以来,国内外有关交际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狭义的口头交际策略方面,即二语学习者达到交际目的,弥补其语法或词汇知识不足而采用的方法。在早期的交际策略研究中,研究者试图用各种方法对交际策略这一复杂的语言现象加以归类,把握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性 (Tarone 1980; Faerch-Kasper 1983; Bialystok 1990; Dornyei & Lee 1997; Kormos 1999); 而交际策略的实证研究主要以语言产出为目的 (product-oriented), 通过对二语/外语学习者的策略频数、策略类型的调查分析,佐证交际策略的可教性 (Yule and Tarone 1989; 高海虹 2000; 王艳 2001; 王立非 2002), 以及影响策略使用的因素等 (曾路、李超 2005; 谭雪梅、张水平 2002)。各类研究结果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交际策略的使用与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相关。事实上,交际策略是潜藏在具体语言行为中的心理现象 (王立非 2000)。

本文以 Levelt (1989) 的言语产出模式为理论基础,试图从心理的角度探讨语言能力和输出能力的本质关系,对外语课堂环境下二语

学习者的口语交际策略（以下称输出策略）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生成话语时的认知过程。

我们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产出词汇水平有何变化？（2）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输出策略的频数和类型有何变化？（3）产出词汇水平和输出策略运用之间有何关系？

2. 研究视角：语言输出机制

一些研究者已对语言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做了不少研究（Swain 1985; Swain and Lapkin 1995; Skehan 1998），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暗示了语言输出是能够促进二语习得的。而本文探讨的输出策略，依附于言语产出过程，对言语产出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策略行为的理解。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Towell et al. 1996; 吴旭东 1999; 张文忠 1999）成功地把 Levelt（1989）的 L1 模式应用于 L2 口语产出研究，有学者把这个模式应用来解释口译的输出过程（蔡小红 2001）。所以 Levelt 的 L1 言语产出模式，也为探讨口语交际策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靠基础。言语产出系统通常被认为是信息处理模式的一个子系统，具有层次结构。该模式包括两种知识：陈述性知识（the 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the procedural knowledge）。Levelt 认为程序性知识是流利表达等熟练行为的基础，在言语产出方面，这个模式区分以下几个部分：

概念形式机制：这部分的功能是选择所要表达的陈述性知识并排序相关的信息，同时将这些陈述性知识组织为语言前信息内容（preverbal message）。形成语言前信息内容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宏构想（macroplanning）和微构想（microplanning）。

形式合成机制从心理词库里搜寻用以表达既定命题内容的具有可接受性的语言形式，目的在于将话语前信息转化为语音计划。词库包含词目和词形（音）。词目一经选择，与其相关的句法信息立刻被提取。语法编码形成话语的表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形成同时进行的是词语的音（形）编码。形式合成机制将表层结构信息和语音（形）编码信息转化为语音计划并输出到发音机制。

发音机制：这部分将语音计划转换成实际话语。如上所述，形式合成机制的输出在此加工并暂时储存，使语音计划能反馈到话语理解系统，并使话语能力以正常的速度产出。

话语理解系统：这部分与听觉系统相连。该听觉系统的作用是将语音计划和产出的话语导入话语理解系统以发现任何可能或已发生的错误。

De bot（1992）认为该模式同样适用 L2 产出模式。他认为双语使用者的概念形式机制中的宏构想与具体语言无关，而微观计划部分为具体语言所特有。

言语产出过程中，具体语言的微构想和监控机制（monitoring mechanism）同时运作，而自我修正的使用是监控过程的明显体现。从理论上讲，使用策略的目的是：①趋近符合社会规范的话语；②由于语言没有完全表达交际意图。Levelt（1983）详细阐明了言语过程中的双重感知循环（dual perceptual loop），说话者能够感知自己发音前的内部话语系统，也能感知自己表达的话语。依赖说话者已有的语言系统，L2 监控机制同样能监控内、外话语，当既定的语言规划或词项没有完全习得，话语过程便无法完全自动化，在此情形之下，L2 说话者无法断定产出是正确的（error free），这样，词汇层面就呈现各种修正现象。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这就暗示了二语学习者在使用策略时,能够在工作记忆(短期记忆)中贮存所表达信息的最初的句法结构。此外,他们不仅能够重新产出句法结构来替代错误的词目,而且能够通过语法编码对相关部位进行信息更新。因此,大多数情况执行策略后,言语产出继续。

吴旭东(1999)应用 Levelt(1989)言语产出模式研究外语课堂环境下口语非语言方面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交际策略的运用与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尤其是程序性知识有着依存关系。当学习者运用自己的“过渡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会受到某些认知过程(语言监控)的影响。这类影响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学习者会采用某些方法来解决口语产出时所犯的错误,或解决由于目的语知识的缺乏而产生的交际问题。

3. 研究设计

为研究二语学习者的输出策略能力的发展状况,我们设计了纵深式研究方案(longitudinal approach)。研究对象为大学一年级英语专业的学生,调查时间为三个学期。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口语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即让受试叙述一个故事,来诱发学习者的二语口语产出。我们的调查工具是一组描述校园餐厅轶事的图片。在这段时间内,共让受试(11人)进行了3次口头叙述,获得了33份口头样本。录音笔录音后转录到计算机硬盘,保存为可以显示波形图像的语音文件。然后我们对这些口语样本进行了停顿的时间切分,并采用 Raupach(1980)对停顿的界定:停顿为发生在句内或句间的0.3秒以上的间歇,即达到0.3秒以上的有填充和无填充停顿(filled and unfilled pauses)都将注明并视为一段语流(speech run)的起点和/或终点。

Faerch-Kasper(1983)运用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将交际策略放在语言表达的总框架中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言语表达分为两个阶段:计划阶段和实施阶段。交际策略分为缩减策略和求成策略。输出策略的进一步分类借鉴其它学者的研究对交际策略的界定(Tarone 1980; Faerch-Kasper 1983)等,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中受试使用了六类输出策略:替换、改述、重复、有声停顿、造词和回避,语料中前五类属于成就策略;最后一类属于减缩策略,最后计算了受试在三次口语测试中的交际策略频数。

借用词汇研究最广泛使用的指标是词标(word tokens)和词类(word types)(Laufer 1994; Mear 1996)作为本研究产出词汇的测定指标:word tokens是指行文篇章中所有词汇,这个指标勾勒篇章的长度;word types大约相当于字典中的词条,也就是篇章中的不同词汇,它能反映篇章的难度。受试发出的不完整的音节以及生造的单词不计算在词标和词类之列,一个词汇所有不同的变体,如同一篇章中出现的“is”,“was”,“were”,“be”计作一个词类。

我们假定: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的策略频数和类型的变化,能够体现其策略能力发展趋势;同时,受试的复述基本上能够表现其产出词汇的水平,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他们的三次复述中的各类词汇指标,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他们的产出词汇发展水平。

3.1 调查结果及分析

受试在三次测试中输出策略类型的调查结果如下:

表 1 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策略的类型

时间 \ 类型	成就策略					减缩策略
	替换	改述	重复	有声停顿	造词	回避
T ₁	6	27	38	11	3	4
T ₂	10	49	59	27	7	17
T ₃	15	32	36	8	0	0

从调查结果看来，三次测试中受试使用输出策略呈以下特征：①受试在第二次呈现的六类策略频数基本上是最多的，除了替代少于第三次的；策略使用频数最少的是第一次。②而造词和回避现象分布的频数相对要低些，这两种策略在第三次测试中已消失。③替换和改述经历了从低到高，然后回落的趋势，但受试在第三次测试中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使用率。④重复和有声停顿上升之后回落，第三次的使用率已少于第一次的。

对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的策略频数和词汇指标的结果，我们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方法是单因素重复测试（one-way ANOVA）。

表 2 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策略的频数

T/S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Mean	SD
T ₁	2	2	14	12	3	3	4	10	16	16	7	8.0909	5.68251
T ₂	7	18	25	11	10	10	13	17	11	24	20	15.0909	6.07379
T ₃	1	7	18	3	7	7	3	21	7	10	7	8.2727	6.13337

（T: 时间；S: 受试；SD: 标准差）

统计检验表明：三次策略使用频率有差异（F=4.919，P<0.05），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第二次测试中策略频数显著高于第一次测试中的策略频数（MD=7.0，P<0.05），也高于第三次的（MD=-6.82，P<0.05）；第一次和第三次的结果无差异（MD=0.1818，P>0.05）。

3.2 产出词汇水平的发展

单因素重复测试两类产出词汇指标的结果如下：

表 3 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词标的结果

T/S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Mean	SD
T1	117	137	257	158	147	246	122	212	298	140	178	182.909	61.236
T2	142	177	326	176	298	339	153	273	234	190	174	225.636	71.771
T3	155	170	337	184	245	268	153	287	221	143	230	226.636	76.657

表 4 受试在三次测试中使用词类的结果

T/S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Mean	SD
T1	57	63	90	48	64	98	56	68	108	45	58	68.636	20.772
T2	66	74	106	58	108	124	60	86	86	56	68	81.091	23.002
T3	83	79	107	71	97	157	64	121	92	49	84	91.273	29.493

比较了受试三次故事复述以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受试的口语产出在词汇的使用上表现出一种趋势:受试完成口语任务的语篇越来越长,而且呈现选词的增加和使用词汇的多样性。用词的多样性有两种表现:第一,后面的测试中增加了前面测试中所没有的词汇;第二,三次测试中在表达同一概念意义时使用了成对的近义词,词汇量的增加在大多数受试者后面的口述中有所体现。我们也发现,受试个体的产出词汇水平在两类指标上并非线性的习得秩序。

我们用词汇指标对受试的产出词汇进行了定量的研究。三次测试词标(word tokens)结果的平均值是182.909,225.636和226.635。词标是表示完成口语任务的所有行文文字(running words)。

由以上结果我们可以推断,随着学习时间的增长或学习的深入,学习者可以使用越来越多的词汇完成口语任务。三次测试词类(word types)的平均值分别是68.636、81.091和91.273,一个词条的不同变体属同一词类。从这两项语言指标看来,L2学习者的产出性词汇是呈上升趋势的。

3.3 输出策略频率和产出词汇水平的关系分析

采用 Pearson Correlation 相关分析计算,统计结果如下:

表 5 三次测试中词标和策略频数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P
SY1-T01	0.507	>0.05
SY2-T02	0.091	>0.05
SY3-T03	0.563	>0.05

(SY: strategy T0: token)

第一次测试中策略使用频数和词标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507$, $P>0.05$);第二次测试中策略使用频数和词标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091$, $P>0.05$);第三次测试策略使用频数和词标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563$, $P>0.05$)。

表 6 三次测试中词类和策略频数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P
SY1-Ty1	0.179	>0.05
SY2-Ty2	-0.120	>0.05
SY3-Ty3	0.388	>0.05

(SY: strategy T0: type)

第一次测试中输出策略使用频数和词类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179$, $P>0.05$);第二次测试中策略使用频数和词类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120$, $P>0.05$);第三次测试中策略使用频数和词类水平相关系数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相关性($r=0.388$, $P>0.05$)。

从表3、表4中可以看出,在调查的三个阶段,学习者的两类词汇水平总体上持续增长,即产出词汇水平连续发展;而表2的结果显示,输出策略使用的频数,经过前期的急速上升,在调查后期,频数大幅减少。

综合表1、表2、表3、表4的内容:输出策略使用的类型随着产出词汇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减少;输出策略使用频数和产出词汇水平之间不相关。

3.4 定性分析

我们结合产出策略的类型例证策略使用的目的,下面例子中方括号里的时间表示在说出下段语流之前用于构想话语内容的停顿长度,两条横线间的黑体数字表示该语流的顺序号,如-8-表示第8段语流。

① -7- an (.31|1) [.36] -8- half (.48|1) [.30] -9- er half a mug of rice (S1, T2).

0.3秒停顿和有填充停顿“er”之后,只重复了语段8和产出一个简单词组 a half of a mug。此前, S1 产出了这样的词组:“...a full mug of mi-of rice”。显然,他从心理词库中提取对“rice”词意或词形有产出困难,采用重复策略,以创造一个缓和和时间压力的缓冲器,保证话语不中断。所以,此处的重复是用来构想如何表述。以上例子也验证了 Levelt (1989) 的观点:有声停顿和重复语言输出策略主要发生在词汇选择点和词语组合分界点,因为词语组合都被认为是构想的主要单位。

② -42- the cook was n flagda (2.54|5) [.48] -43- flapper-guatted (.96|4) [.47] -44- and (.35|1) [1.39] -45- and he felt (1.24|3) [.33] -46- very (.66|2) [.45] -47- embarrassed (.74|3) ||(S2, T2).

受试在有声停顿“n”之后临时造词“flagda”,然后停顿0.48秒,接着连造两词“flapper-guatted”,又是0.48秒沉默,最后重复“and”之后,改叙了另外的句子。很显然,这里的造词策略是因为学习者语言资源的不足,缺乏足够的词汇量,为了保持话语不中断,临时采用的补偿性手段。

③ -15- the cook saw the two (1.34|5) [.44] -16- three young men (S9, T3).

停顿了0.44秒,受试用“three”替代了“two”,也许在这0.44秒的停顿里面,受试在言语产出的同时,监控机制注意到 three 比 two 更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这里替代策略用来传递更为确切的信息。

④ -54- this make a good supser- sups- su- (2.81|9) [.64] -55- they can they can makes a good surprise to the cook (S11, T2).

经过了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产出“suprise”之后, S11 放弃了最初的句子结构,改述了另一结构。这一改述后的内容也不尽人意。当然,受试者本人对后一内容更有信心,这里的改述为了弥补语言资源的不足或缓和在线 (on-line) 压力。

⑤ -16- a high hat (1.22|3) [0.62] -17- which look (0.56|2) [0.46] -18- looked like (0.94|3) [0.37] -19- a white flower(S6, T3).

0.62 秒停顿后产出语段 18—两个音节 “which look”，接着又是 0.46 的停顿，在没完全产出句子之前，监控机制意识到这里犯了一个时态错误，立即更正，继续产出了正确谓语动词 “looked”。我们可以推断：S6 采用的重复策略是为了提高语言的准确性。

笔者从收集的语料中发现：有声停顿和重复语言输出是造成语言不流利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莲珍、刘荣君 2004），目的是为语言输出赢得时间构想，构想如何表达或表达的内容。显然，L2 学习者采用各种策略的目的为了完成在线交际任务、提高语言的准确度或赢得时间构想——构想目的：即构想下一步要说什么，也就是话语内容；构想如何表达头脑中已有的内容，通常是现成概念或消息（message）的英文表达方式。这两类策略在三次测试中都是受试比较偏好的策略。

改述和替换体现了学习者具有较强的在线纠错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这两类策略对语言的词汇、结构以及表达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此两类策略在第三次测试中仍然保持很高的使用率。造词策略反映了学习者的知识结构，是学习者在词汇提取过程中因二语知识空白而采用的补偿性策略；回避策略是学习者通过减少表达命题或避免谈论用外语无法表达的概念。最后这两类策略在学习的较高阶段已消失。

高海虹（2000）的实验结果表明：语言程度较低学生比语言程度较高的学生更多地使用减缩策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试在第三次测试中的缩减策略频数下降，但使用的策略质量和产出词汇水平上升了。

4. 结果解释

通过前面的调查结果报导，我们有如下发现：

（1）所有词汇指标的结果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发展受益于概念合成机制和形式合成机制在言语产出过程中的成功编码。

学习者通过各种学习活动扩充自己的词汇，其中那些高频词，尤其是最常用的词汇首先进入学习者的心理词库，逐渐积累的这些词汇又为学习者进一步学习提供了基础。在陈述性知识扩展的同时，学习者也逐渐习得低频词，他们试图将这些认知词汇运用于听、说、读、写的各项学习活动中，多次反复地运用使部分陈述性知识转化成了能快速提取的程序性知识。在平时的词汇学习中，不但注意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也重视表达意义所需要的形式。这些学生在平时有意识地给自己创造使用词汇的机会，即我们所观察到的学习越深入，学习者的产出词汇量越大，传递的信息量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在受试的口语中发现了各种词法、语法、语音错误。它们是在概念合成机制中实现了前语言构想，形式合成机制从心理词库中选取词目、词项后，在语法编码和音位编码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错误。这些错误的出现是由于知识没有完全程序化，注意力资源分配到语言内容而对语言形式无法监控时出现的错误。

（2）完成口语任务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学习者为了获得构想时间或弥补语言资源的不足，导致了各种输出策略现象。

综合语言指标的结果来看：受试在第一次测试中语言资源的有限，使他们更多地是依赖快速提取的高频词来完成语言任务，因而输出策略使用的频率不高。

随着学习的深入、语言技能的提高,受试的元语言意识(meta-awareness)也在增强。所以,受试在第二次中能够富余部分注意力资源,监控语言产出过程的资源也就增加了,各种输出策略现象非常频繁。另一种可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学习者扩充了词汇量,掌握了更多的语法规则,他们试图运用新知识完成语言任务,一些常用的高频词已经掌握得很好,使用时一般不会出现错误,而一些低频词慢慢地进入学习者的心理词库,而句法、语用或语篇方面的知识可能并未完全掌握,还不能达到“自动化的产出”(automatic production)。置于控制过程(controlled-condition)的规则和语法越多,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就越脆弱。由于这种“有控制的加工”方式对人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很高要求,再加上交际场合的巨大压力,使得受试经常顾此失彼,无法兼顾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准确。当学习者有关目的语的“陈述性知识”和他们在使用目的语中所建立的“程序性知识”之间形成巨大的不平衡时,他们不断增强的表达愿望被“有控制的加工”的提取方式制约,只好频繁地使用策略来满足高水平口语产出的要求。

语言指标的结果也表明:受试在第三次测试中,学习者的L2产出性词汇水平持续上升,当然,并没有免除错误(error free),但策略使用的频率和类型较之第二次大大地减少了。我们认为:策略的使用外化(externalization)为非流利标记(dyfluency markers),学习者试图通过非停顿来表达他们的口语流利性。在第三次测试中,减缩策略和造词现象消失了,且有声停顿(拖延)策略频数大大降低了。由此看来,较高水平的学习者,在语言输出前的策划阶段(planning stage),可能更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能利用所掌握的语言知识或其他知识解决问题,从而保证了语言输出的准确性和流利性。

(3) 三个学期L2学习者的产出策略的频率变化是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

定性结果表明,输出策略的使用服务于语言产出的需要,我们发现受试策略服务于语言表述的准确性、赢得时间构想表达的内容或如何表达。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学习者成功地完成交际任务对策略的依赖性大大降低。所以,第三次策略使用频数和类型的减少间接体现了相对较高的语言水平。我们的调查结果与Bialystok (1990),高海虹(2000),何莲珍、刘荣君(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产出词汇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较多地使用缩减策略。

Bachman (1990), Canale & Swain (1980)认为: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构成部分。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L2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发展过程中,输出策略的类型和频数服务于语言输出需要,语言水平是决定输出策略的频数和类型的重要变量,所以产出策略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

关于是否有必要课堂教授输出策略的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定论,Kellerman (1991)指出策略训练,特别是弥补词汇量不足的补偿策略不必要,课堂应该教授L2学习者更多的语言知识,交际策略能力会自然而然地形成。Gu (1996)认为策略训练没有效果。很多学者实验证明,交际策略培训有助于策略意识的增强和策略能力的提高(Yule & Tarone 1989;高海虹 2000;王立非 2002)。

笔者认为:帮助学习者培养输出策略意识,指导输出策略对成功地完成交际任务是有必要的。但外语教学本身,尤其是口语教学的重心应该是传授语言知识,且提高学生的输出水平,应该加强对受试进行语用、语篇的训练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的。

5. 结语

本文采用纵深研究法, 对不同阶段的 L2 英语学习者的输出策略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 英语学习的不同阶段, 受试呈现不同的策略频率、类型, 而学习者的产出词汇, 无论是词标还是词类, 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在第一次调查期间, 产出词汇水平相对较弱, 受试可能是通过使用高频词来完成口语任务, 产出困难较低, 故策略的使用频数相对较低。而在调查中期, 随着学习者词汇水平的增加, 学习者试图使用更丰富的词汇知识来完成口语任务, 由于受试的部分知识“程序化”, 他们一直未能建立一套能有效使用目的语知识的“程序化知识”。因此, 强烈的交际愿望和“有控制的加工”的提取方式相冲突时, 学习者只好频繁地求助输出策略来满足高水平口语产出的要求。由于产出词汇量的增加, 学习者在完成第三次交际任务时对输出策略的依赖大大降低。综合产出词汇水平指标和策略指标的结果考虑: 第三次策略使用频率和类型的减少间接地体现了较高的语言水平。

本研究属于探索型, 因此, 在样本规模、实验内容、测量工具方面均存在一定局限, 作为语言产出的重要指标——口语流利度, 没有纳入测试范围。今后宜对 L2 输出策略进行更多的实证性研究, 以获得全面客观的认识。

参考文献

- Bachman, L. F. 1990.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alystock, E. 1990.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Second-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nale, M. & Swain, M. 1980. Theoretical Base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 De Bot, K. 1992. A bilingual production model: Levelt's 'speaking' model adapted [J]. *Applied Linguistics* (1): 1-24.
- Dornyei, Z. & Lee, S. M. 1997. Review articl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 second language: definitions and taxonomies [J]. *Language Learning*: 173-210.
- Faerch C. & Kasper G. 1983. *Strategies in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C]. London: Longman.
- Foster, P. & P. Skehan. 1996. The influence of planning and task type on second language performance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 299-323.
- Gu, P. Y. 1996. Robin Hood In SLA: What has the learner strategy research taught us [J]. *Asian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6).
- Kellerman, E. 1991.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A Critique, a Revision, and Some (non) Implications for the Classroom [A]. In Phillipson, R. et al. (eds). *Foreign/Second Language Pedagogy Research*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Kormos, J. 1999. Monitoring and self-repair in L2 [J]. *Language Learning* (49): 303-342.
- Lauffer, B. 1994. The lexical profile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does it change over time? [J]. *RELC*.
- Levelt, W. J. M. 1989.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eara, P. 1996. The Dimensions of lexical competence [A]. In G. Brown K. Malmkjaer & J. Williams.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upach, M. 1980. Temporal variabl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A]. In H. D. Dechert & M. Raupach. *Temporal Variables in Speech* [C]. New York: Mouton.
- Tarone, E. 1980.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eigner talk, and repair in interlanguage [M]. *Language Learning* (30): 417-431.
- Tarone E. Yule G. 1989. *Focus on the Language learne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well, R., Hawkins, R. & N. Bazergui.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fluency in advanced learners of French [J]. *Applied Linguistics* (1): 166-178.
- 蔡玉琴, 2001, 交替传译过程及能力发展——中国法语译员和学生的交替传译活动实证研究 [J], 《现代外语》。
- 高海虹, 2000, 交际策略能力研究报告——观念与运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53-58。
- 何莲珍、刘荣君, 2004, 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交际策略研究 [J], 《外语研究》(1): 60-65。
- 谭雪梅、张承平, 2002, 非英语专业学生交际策略能力现状研究 [J], 《国外外语教学》(3): 11-23。
- 王立非, 2000, 国外第二语言习得交际策略研究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 124-131。
- 王立非, 2002, 大学生英语口语课交际策略教学的实验报告 [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426-430。
- 王艳, 2001, 在口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策略能力 [J], 《外语界》(3): 41-45。
- 吴旭东, 1999, 语课堂环境下的口语非语言方面的发展 [J], 《现代外语》(1): 1-33。
- 曾路、李超, 2005, 运用仿真情景对话培养英语口语交际能力——交际策略训练实验报告 [J], 《外语界》(4): 41-47。
- 张文忠, 2000, 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发展的定性研究 [J], 《现代外语》(3): 273-283。

我国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实证研究： 现状与思考^①

湖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 浩

摘 要：本文评述了我国 20 多年来（1986 年—2007 年）发表在国内外语类八种核心期刊上的 119 篇二语词汇习得实证研究文献。通过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从研究分布上看，进入 1996 年以后，我国二语词汇习得实证研究呈现较大的增长，在 2007 年达到最高点；2）从研究对象上看，二语词汇习得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本科大学生；3）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涉及五大类，包括词汇习得方式、词汇记忆方法与学习策略、词汇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词汇运用以及心理词汇的研究；4）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实证研究大多属于横断研究，所用的统计方法日趋多元化，从简单地计算频率、百分比过渡到了较为复杂的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 T-检验等。

关键词：词汇习得；实证研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 引言

词汇不仅是第二语言习得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也是许多二语学习者的主要障碍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英国心理学家 P. Meara 在 *Language Teaching & Linguistics* 上发表了题为“词汇习得：语言学习中一个被忽略的方面”的文章以来，词汇习得这一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从总体上讲，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调查双语心理词典的概念表征结构及词汇习得的心理过程；另一类属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所需的词汇量，学习者的词汇记忆方法与学习策略以及词汇深度的习得和词汇能力的发展过程等。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文就我国二语词汇习得实证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进行评述，以期今后在此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① 本文为笔者所主持的 2007 年度校教改项目“非英语专业学生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